



庭院有株白玉兰

□刘学慧



一夜风声，枕上听雨，醒来庭院已是落英缤纷。白花瓣，落满地。不知何年，不知何人，这株玉兰种在了这里。可是，从存在那天起，她就将最美的光华献给了大地。

《辞海》释：“玉兰，木兰科。落叶小乔木……早春先叶开花，花大型，芳香，纯白色……供观赏，花瓣可食用……”冷静、客观的介绍使我们对其略知一二，但当你站到树下时，绝不会那么冷静，她会以无语的诉说浸润你的心田。于是，情动于衷而形于言。

刚刚听见春天的脚步，高大的玉兰树就苏醒了。也许春太短，人们要做的事情太多，于是没有多少时间去关照那盛开的白玉兰。可是，我观察了，感悟了。因为，我的庭院里有株白玉兰。

开始是悄悄的萌发，几天的工夫就满树纯白，那叶儿稍稍卷曲，比巴掌还大的花瓣三五成堆，就像比肩的姊妹，亲热无比，个个流光溢彩。花开之时，香气就散发了出来，浓郁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每晚我都站在树下深深地呼吸，要把她那无与伦比的清香纳入体内。于是，神思飞跃，尽情地感染她的气息。我想，白玉兰原本是天庭的仙女，手捧琼浆奉于王母。王母望其冰清玉洁，体散香气，便舍不得喝下那壶玉液，命其下凡，施洁白美丽、馨香淡雅于人间。玉兰姑娘变成了玉兰树，玉液浇灌，日月为伴。婀娜的身姿化作笔直的树干，纤细手托起片片花瓣，吸天地精华于体内，施万物灵气于人间。所以，还是那么香，那么美。

在树下领略其风采的时候，会忘却尘世间的许多烦恼。这时，可以张开双臂呼唤拥抱美丽，也可以张大嘴巴吸纳浓香清气。地上有树，树上有花，花散香气，香气袭人。我问：美啊，能有几许？！

一夜间，花落了，香消了。我本不是伤春之人，也看得开自然的轮回，赞赏龚自珍的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但总不希望着她走得那么快，那么急。如果多些日子，人间会被点缀得更美丽。可是，该去的还是去了。

该来的能来吗？

叫人惊叹不已的是就在落红的那一刻，玉兰枝头吐出了嫩绿。花美，叶也美，当一种境界悄悄离去的时候，新的生机便翩然而至。

庭院的白玉兰，带来清丽，给人欣慰。

（刘学慧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长篇小说七部，发表散文二十多篇。）

凤画

□彭道德

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，被誉为“龙凤之乡”，至今流传一种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——凤画。

凤阳的凤画起源于明朝初年，曾为宫廷画。

传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，想在家乡凤阳兴建都城。次年，一只五彩凤凰从天翩翩降临凤阳城，全城百姓为之轰动，一位画师对着凤凰即刻挥毫入画。从此，象征吉祥如意的凤画便在凤阳古城彼此传阅、争相临画。许多画师也从全国聚集凤阳，创作凤画，从而为凤画奠定了独特的艺术基础。

凤画构图有《丹凤朝阳》《带子上朝》《百鸟朝凤》《凤戏牡丹》《五凤楼》《旭日东升》《五凤齐飞》等数十种。凤画的画法，在吸取工笔花鸟画勾线、敷色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，兼着年画的通俗画风，色彩艳丽，不落俗套，极富装饰味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。凤凰的造型绚丽多姿，形态生动多变，线条刚柔相济，是人们想象中的神禽。凤画集工笔画、花鸟画之所长，经过历代艺术家们不断改进创新，形成了“蛇头、龟背、九尾十八翅、鸡嘴、鹤腿、如意冠”等特点，颜色以大红大绿为主调，具有浓郁乡土艺术特色。

凤画的表现技法主要有两大类，一类是以单线勾勒、墨色晕染出的水墨凤画；另一类是以墨线勾勒、施以重彩的五彩凤画。颜色以朱砂、朱墨、藤黄、石青、石绿等色为主，并用色金装饰，画面显出五彩缤纷，富有装饰性和浓郁的民间色彩。

凤画被誉为吉祥之物，自从出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后的凤阳，艺人们所画的《丹凤朝阳》《百鸟朝凤》等作品都寄托着过上吉祥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。但是，朱元璋做皇帝后并没给家乡人民带来吉祥幸福，却使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，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大干使凤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凤阳人民以敢为人先的精神，唱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首凯歌。改革开放使凤阳人民逐步过上了安定富裕的小康生活。

1983年，凤阳成立了“凤画美术协会”，在党的改革开放春风沐浴下，凤画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。在古城凤阳活跃着一支热爱凤画创作的中青年画家队伍，他们植根于浓郁的乡土艺术土壤之中，埋头钻研凤画技法，使这一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大放异彩。凤阳县被文化部命名为2011—2013年度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

（彭道德，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。）

寻尸启事

2019年3月20日12时许，在凤台县桂集镇桂集中学对面永幸河内，发现一具成年女性尸体。死者年龄30岁左右，身高160cm，短发。全身衣着如下：上身穿红色羽绒袄、灰色毛衣、灰色内衣各一件；下身穿黑色裤子、米黄底带红花内裤各一件；脚穿棕色休闲鞋一双（左右反穿）。如有发现死者身份和线索，请与110或凤台县桂集派出所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范警官 电话号码：13855444668

徐警官 电话号码：13635548907

风助我也

□崔波

从前，我还在阜阳专区文工团乐队拉二胡，吹圆号（一种被质朴的乡亲们称为鸡肠子号的乐器）的时候，每天都在一群美少女堆里养眼。她们完全没有“千刀万剐”的人工雕琢，没有“兰蔻”、“娇兰”之类的掩饰，却各有各的高颜值显摆方式。有个舞蹈演员我到现在还怀疑她或许没考试就进团的，因为脸蛋……且慢，别用形容词，说个内涵段子：

此女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，众多亲被她的容貌惊到，喜大普奔，十里八方的社员们蜂拥而至，有个老奶奶让孙子拉着架子车也赶来了，一路嘟囔着听说仙女下凡了。我在团里排练加演出看美女多了，就有创作的冲动，想为她们写一个小歌舞剧的脚本。领导很高兴，很重视，要我遵照“面向农村”的指示创作。这四个字是敬爱的毛主席专门给滁县文工团题写的，光辉传万代啊，那我就去滁县学习他们为农村创作的经验。

在省青年创作会上认识的女作家马莉很热情，一到滁县，她就带我去见文工团政工组长，一个个头不高、微胖的中年男人，姓耿。耿组长看了我阜阳专区文工团的介绍信，没抬头，说我们这里需要县级以上的介绍信，话中颇含优越。马莉说我们一起开过创作会的，都在报纸杂志上发过好多小说。耿职业性地询问，那也行，带了发表作品的报刊吗？我摇摇头。耿于是不屑，转身就走，说是向团领导汇报，领导批准之后才能让我采访。马莉也不屑于他，带我去看舞蹈队练功，声乐队练声，曲艺队打快板。

真是和尚不亲帽子亲，舞蹈队的小姑娘听说兄弟文工团来观摩，齐刷刷地来了个旁腿转，接着表演《白毛女》的一段《大红枣》集体舞，看得我想跑上去跳大春。声乐队都在“咪咪咪咪咪咪”尖叫，手掌捂在耳边半张着。我乃声乐中的“月白嗓子”（五音不全的别称），走过练声房去听曲艺演员们练“灌口”，满屋子“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想绑在板凳上……”

马莉和我也“和尚”和“帽子”的关系，他自作主张，把滁县文工团里的演员招呼来十几个，就在他房间里座谈。我很兴奋，拿出几盒阜阳带来的好烟和高粱饴糖，给小伙子姑娘们享用。都是文工团的，自然有共同话题，言来语去，气氛渐入佳境。他们谈下乡体验生活的趣事，谈在打谷场上演出的窘况。我一边速记，一边启发文艺战士们多讲自己生活中的故事，这样我可以为创作小舞剧积累素材。谈得正入港，忽听房门一响，耿进来了，苦瓜脸上漂浮着一团迷雾，打断座谈，跟我义正辞严，指责我不经允许擅自组织采访。他传达团领导指示，查明来者身份，严防泄密。天哪，跳舞唱歌的团体里还有机密？除非乐队的五线谱里有摩斯密码！

耿做了个逐客的手势，我只得怏怏地起身，在靛妹帅哥惊讶的目光里起身。马莉叹道，你要带着作品证明自己是作家就好了。我无奈地耸耸肩，走出。耿带着我向大门口走去。完了，铩羽而归，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，跟一众盼着排小舞剧的美丽女孩子们无法交代，心疼半个月工资的烟和二斤饴糖……一步步走着，我仰天长叹：上苍啊，你把我发表作品的报刊飘下来吧！耿回头阴阴地看着我，仿佛押送一个十恶不赦的骗子。我绝望地移步前行——突然，一阵小风轻柔地吹过来，旋起几片落



收藏酒瓶 诗意生活

□何俊飞

生活的道路上能发现美景，你的生活就是诗意的栖居。

收藏酒瓶，也是一种诗意的生活。我十年前就开始收藏酒瓶。

酒瓶，从品种上看，有单瓶、对瓶、套瓶、系列瓶；从材质上看，有陶瓷、紫砂、金属、玻璃、竹木的；从形态上看，有人物、动物、植物、交通工具、军事兵器等，可谓千姿百态、造型奇特、设计精美、五彩斑斓。

酒瓶不仅蕴含着文化的气息，也给人以不同的感觉和感受，或欣欣之气，或盎然古意，或大拙藏工，或小巧纳志，让人未启而先怡其神。

在我的藏品中，有一个二战时期苏联红军使用过的小酒壶，不锈钢材质，至今还光彩照人。还有一个“包龙图圣像”酒瓶，宜兴紫砂材质的，是原国管安徽省定远县酒厂的酒瓶，该企业已不存在了，但气派的酒瓶仍然彰显了企业曾经的辉煌。

酒瓶收藏还要靠缘分，有一次，我和友人到定远县永康镇一个小饭店吃饭，看到饭店冰箱上有一个瓷质的大象工艺品，仔细一看，象鼻子末端有一个瓶盖，我非常兴奋，心想莫非是酒瓶吗？忙问店主，店主笑答：是的。我又问：能给我吗？店主



东北爷们的下酒菜

□清风徐

点。我爷爷常说，大孙女呀，将来挣钱给不给爷爷花？我会很配合，当然是要回答“给”的。还有，大孙女呀，将来爷爷岁数大了，养不养爷爷的老啊？我依然很乖：给爷爷养老！我爷爷便很高兴，摸着我的脑袋，夸赞着，我大孙女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

直到我奶奶的饭也吃完了，我爷爷还是意犹未尽。那时的情形，可能会吃着喝着喝着喝着就来了乡邻，有人会陪着说会儿话，有人也会被递上一只酒杯整两口。我爷爷便指挥着我奶奶再掂掇两个菜，我奶奶虽不情愿却是典型的逆来顺受的老太太，叨咕着，那我打个鸡蛋酱去。

我便跟着我奶奶下地儿。我奶奶刷锅，打鸡蛋，我没头没脸地把清风明月春华秋实添进灶坑，歪着脑袋看它们在里面哗哗啦啦地热闹着，烤得两个脸蛋子热乎乎的。很快，鸡蛋酱就做好了。

跟奶奶到了院子里，天空已经呈现靛青色，月亮不知道被谁挂上了天。奶奶移开菜园子的篱笆门，嘱咐我等在门口。一会儿工夫，她的灰布围裙里就兜满了黄瓜，小辣椒，香菜，小葱，柿子。我们来到水井旁，用那只粗糙的黑色胶皮桶打上来一汪清亮的水，麻利地洗净，直接用盆端了，连同一碗鸡蛋酱，放上炕桌。

鲜亮的蔬菜们，刚刚淋过清冽的井水，在灯光并不明亮的夏日夜晚，在七十年代末一户农家的小炕桌上，照亮了我的童年。我爷爷的酒开始进入下半程。我也像我爷爷那样，拎起一根香菜，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，筷

叶，似乎奏出愉悦的乐音。音乐的风中裹挟着半张旧报纸，迤迤荡荡落到我的脚下，我气恼地抬脚打算踢过去——且慢，半张报纸上怎么影影绰绰有我的名字？俯身捡起，啊！这……斜斜撕开的残余报纸上分明印着《金凤河畔》一行大字。这不是我上月发表在《安徽日报》的小说吗？苍天果真有眼！竟然还那么完整，一字未掉。我颤抖着双手把报纸残片递到歌的眼皮底下，得理不饶人地大喊：铁证如山！

瞅看看半张报纸，又看看我，汕汕地一笑，然后……

然后一切顺理成章。

风吹来半张报纸，正好登着我的小说。真事，非虚构。

（崔波，著名作家、编剧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已发表作品900多万字。）

说：这是在云南打工的家乡回来过年时带回来的傣族酒，谁要这酒瓶子？你拿去。我高兴万分，当晚还多喝了二两酒。

为了收藏酒瓶，我外出旅游和出差，都到处留意当地有特色的酒瓶。有一次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，我花半天时间满大街找稀奇古怪的酒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一个心仪的酒瓶是火锅造型的当地酒，心情那个激动啊，啥也不说，买下！

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里留。”千百年来，小小的酒瓶见证了酒的生产、酒的饮用，见证了朝代的更迭、世事的兴衰，见证了世人的荣华富贵、贫困潦倒，见证了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，也见证了才子佳人的情思爱意，它凝结了无数的文化信息，体现了酒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闲暇时，我会静静地欣赏自己的藏品，研究酒瓶上所依附的信息，了解酒瓶背后的历史和故事，品味酒瓶文化。

对于我来说，有多少个酒瓶就有多少个故事……

（何俊飞，著有《定远历史人物新考》《定远往事》《随笔录》等。）

子一夹，手不听使唤，就散了，索性不用筷子，就用手掐着，蘸一下鸡蛋酱，只抹上了酱，没有鸡蛋。我爷爷拿筷子夹了鸡蛋放在我的香菜上，我小心翼翼递到嘴里，像羊吃草一样吃掉了。

我爷爷这时候的酒不像开始时候那么整杯整杯喝，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了，蔬菜吃得特别的多。一根旱黄瓜，三口两口就消灭了。尖尖的小辣椒，我闻着味儿都辣得不行，我爷爷依然蘸着酱味呸地嚼。

我呢，终于吃不动了。大人们唠嗑我也听不懂。也不记得除了酒壶我还会玩些什么，反正后来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我爷爷的酒什么时候喝完的，我不知道。

（清风徐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作品集《预约你的幸福人生》《春风起时，你在哪里》。）

